

第三十八回 賢淑妻取夫高中 武狀元掛帥征番

卻說鄺明堂見王少甫連中六箭，吩咐曰：「王少甫可留心奪元。」王少甫跪下曰：「務望大人提撥。」鄺明堂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方才說過，何須多禮。」王少甫連稱不敢，忙退下去，暗對熊浩曰：「鄺大人真是謙恭下士，令我於心不安。」熊浩曰：「鄺兵部本來謙恭，但款待賢弟，恰又格外優看，看來賢弟必定高中。」

到了次早，鄺明堂掛牌曉諭，凡有中式者。俱於場尾考試技勇武藝韜略。是晚回府飽餐畢，密對素華曰：「王少甫果是皇甫郎改名。」就把前事說明：「我見他下拜，甚不過意，連那熊浩亦有才貌，必是丈夫的契友，就把他二人高中，恰亦秉公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如此節義，皇甫郎定奏凱歌，完此良緣。」鄺明堂曰：「未知天意若何。」從此起考，早出晚歸。

至初八日，十三省考射已畢，共中一鑄、二箭者三百出十八名；只有湖廣岳州府王少甫中六箭；武舉熊浩中三籬；還有廣東廣州府人王豪，年二十四歲，三箭俱中紅心，又蒙古一名馬軍赤英南，年二十三歲，三箭辦中紅心。唯有四人全中，其餘或中二支，或中一支，不一而足。

初九早，三位主考到了校場，忙令全中四人先試技勇，後試武藝。鄺明堂令軍士擡過那插帥字旗的石環，這個石環約重六百斤，放在廳前。傳令曰：「若有能扶起石環離地三尺，疾行三步，方為中式。」王少甫向前捲起雙袖，把袍角紮在腰帶之內，雙手把石環從地上扶起，插入石環內，喝聲：「起！」，石環離地三尺有餘，行了六七步，然後放在地上，近前跪下叩頭，面既不紅，氣又不喘，站在一邊。第二熊浩，上前照王少甫模樣將石扶起，雙手插入環內，離地亦三尺多，行了六七步方才放下，面亦不紅，氣亦不喘。第三就是赤英南，英南身瘦力微，石環離地亦有三尺多，勉強行了三步，支持不住，只得放下，滿面通紅，喘息不定，跪見退下。第四就是王獲，你看他一手把石環扶起；方用雙手穿入石環，喝聲：「起！」，離地四尺，就柏演武廳前往返行二十餘步，方見力盡；又把石環擲向半空，將肩一躲，那石環約有二文之高，響的一聲墜落地上，陷入地中及半尺。看考的人齊聲喝采：「這好神力！」那王豪豈不歡喜。面固不紅，氣又不喘，向前下跪。鄺明堂暗駭，此人勝過皇甫郎；恐他奪了頭名，即令站起，吩咐曰：「可令王少甫與爾等四名步試武藝，若無馬匹，可把本部院坐騎借用。」

王少甫領命，就在軍器架上取了一支方天戟，下了演武廳李猛帶過馬來，將身一躍，便跨上馬，便開我法，猶如銀龍。

海，玉矯翻身步及考完戟法、跳下馬來。熊浩取了二支短槍；跳到丁宣的馬上，使開陰陽手的好槍法，一如雙龍戲水，二如穿花；使完槍法，而後下馬。那赤英南自帶坐騎，取了一支槍，槍法恰亦精通，氣卻稍減，不及五、熊二人的英勇。及到王豪，無馬，軍士就把哪兵部的青棕馬借他。王豪取了一七十餘斤重的九耳八環大砍刀，上了馬，好刀法，使得呼呼吶，猶如紡車一般，使完八八六十四路刀法，把雙足一夾，馬奔到演武廳前，下馬把刀仍放架上，向前跪下。確明堂心恐王豪與丈夫爭奪狀元，遂令且退。其餘投軍人等辦先考過技勇，至己牌後，方試武藝。鄺明堂將花名冊秉公登記明白。是日武場完畢，鄺尚書懸牌曉諭，凡中式人等來早自帶文房四寶，齊到兵衙門考試韜略。三主考乘馬回府。

到次早，正副總裁齊到兵部衙門。哪尚書迎接出，放炮升堂，點名發給文卷，封好門，出了題目。三大人坐在堂上監察，杜絕懷挾槍代等弊。先是王少甫上前交卷，鄺明堂細看，不但韜略精通，更兼字畫端楷，心喜果然文武全才。及至王豪交卷，原來王豪一字不識，竟交白卷。二主考對哪尚書曰：「王豪箭法精通，武藝英勇，惜乎目不識丁。」鄺明堂暗喜，狀元穩是皇甫郎高中。

是日，內場考畢，三主考退入後衙參酌等第，令書吏寫榜，把王少甫中了武狀元、熊浩第二，赤英南第三，王豪第四，其餘共取武進士九十六名。

到了次早，一面掛榜，一面三主考上殿奏曰：「臣等奉旨選取進士九十六名，謹將中式花名冊呈上御覽，並請陛下親自下校場，超選武狀元掛帥。」帝令內監把花名冊收下，著該部懸牌，定於二月十五日早，御駕下校場超選武狀元。

鄺明堂領旨退出，遂懸牌曉諭。新取眾武進士齊來拜謁師長，鄺明堂密囑素華曰：「姊姊可躲在屏後偷看，可是皇甫郎麼？」遂出見眾人曰：「單請王會元進見，其餘請回。」家人領命而出。按眾武進士謁見的門包，俱是門丁禁發收下。家人打發眾英雄退出，只有王少甫從東閣門進入後堂。鄺明堂離座迎接，王少甫忙忙跪下曰：「門下怎敢勞大人迎接？」鄺明堂向前扶起曰：「下官年輕，只稍年兄之禮相見，下次休要如此過禮。」王少甫欠身曰：「門下怎敢紊亂禮法。」鄺明堂要與賓主禮敘坐，王少甫不從，坐在旁邊。茶罷，鄺明堂曰：「年兄，二月十五日御擊下校場，下官務要力薦狀元，年兄須自留心為要！」王少甫離座，打拱謝曰：「門下承蒙恩師提拔，何以報傳？」鄺明堂曰：「年兄有此才能，理當力薦，何必道謝？」王少甫辭別，鄺明堂曰：「本欲留飲，唯恐涉嫌，侯拔元之後，慶賀未遲。」那王少甫謝曰：「門下屢蒙提拔，恩同再造，若蒙賜飲，何以消受？」鄺明堂即令人役將王老爺坐騎帶來。人役答應，把王少甫的坐騎帶穆堂下，鄺明堂對王少甫打拱曰：「請年兄就此上馬。」王少甫大驚曰：「門下怎敢無禮？」鄺明堂曰：「爾我年紀彷彿，不必拘禮。」遂扶王少甫下階，強迫上馬。王少甫一再推辭，鄺兵部意欲扶他上馬。王少甫恐再摧辭拂他美意，只得謝罪曰：「多蒙恩師多意，門下只得放肆了。」即拱身上馬。鄺明堂令人役請王老爺從大門出去。王少甫加上雙椿，奔往東角門而去。

鄺明堂退入後衙，素華一同回房曰：「方才正是皇甫郎，妾為他險葬魚腹。小姐真正情重。」明堂曰：「他只認作師生之禮，令我心腸傷感。且候御前務要薦他為帥，方遂我願。」素華曰：「難得小姐真正重義。」

過了數日，已是二月十四日，是夜三更發頭炮，四更發炮，開了城門，好待新武進士各帶弓箭下校場，俟候御駕到來，五更發三炮，鄺兵部上轎，將致午門，尚、滂二大人已先到迎接，鄺兵部方到午門下轎，進朝奏曰：「通榜武進士齊集校場，請御駕降臨考試。」成宗曰：「卿可先往，虜隨後便來。」鄺明堂即起身前去。帝令武士備輦，文武官員跟隨在後，發了三聲大炮，即便起程。來到城門口，又是三聲大炮，及至進場，三總裁跪接聖駕。帝傳旨乎身，直到演武廳前下輦，登了龍座。

群臣朝見畢，分列兩邊，左右賜磁坐下，帝賜鄺君玉坐下邊。新取武進士向前朝見畢，立在一旁。早有兩臺御史尹上卿，認得王少甫是外甥改名的，暗自歡喜，只是不好相認。帝傳旨，仍照前例，先考步箭，垛位以二百步為限，內監早上花名冊，帝令先考步箭，後考技勇武藝。軍政司喝唱頭名，王少甫向前跪下，帝見其容貌，知其英雄，即令射箭。王少甫起身，立位聽候。

心，背丘三箭，射中了六箭。帝笑逐顏開，謂左右相曰：「難得鄺君玉好眼力，取得好門生，箭法超群。」祁盛德曰：「若論王少甫面容，定是貴相。」成宗稱是。熊浩、赤英南、王豪俱中三箭。不多時，九十六名射過，或中二箭，或中一箭，只有五名三箭俱空。眾人俱抱石環過後，只有王豪第一英勇。帝宣王少甫、熊浩、赤英南、王豪向前諭曰：「爾四人箭法不相上下，虜欲取王少甫為狀元，爾等可與他比試武藝，以定甲乙。但比武只許施逞本領，有敢逞凶殺死者，即當償命，殺傷者亦即治罪。須要小心，毋得違誤。」

王少甫領旨，步下演武廳，取了一桿方天戟。丁宣帶馬上前，王少甫跨上馬，縱下校場，拙方天戟擺開，大叫曰：「我奉旨與三位年兄比武，倘有不服者可即前來比武。」熊浩巴不得少甫拔取狀元，拜為之師，怎肯與他比武。只有赤英南喝令服侍之人帶過馬來，乃綽槍上馬，對著王少甫拱身曰：「為著功名只得與年兄比武，望年兄恕罪。」王少甫欠身答曰：「年兄只管教。」赤英南拍馬向前，挺槍向王少甫心窩裡刺，叫聲：「得罪了。」王少甫把欠身答曰：「說哪裡話來。」回手亦是一戟，向赤英南便刺。兩下槍我並起，戰到了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王少甫心中恐王豪英勇，如自己力怯，難以抵敵，今須打敗赤英南退弓好與王豪比試；遂拼出平生槍乞，再成了十餘合，連前共三餘合，殺得赤英南槍法散亂，招架不住，撥馬從左邊退下，叫聲：「年兄果然好哉法，狀元讓爾罷，不再比武。」王少甫欠身曰：「如此得罪年兄了。」就在馬上高聲叫曰：「倘有不服者，快前來比武，不然俺就要掛帥印了。」王豪大叫曰：「休得逞強，來也。」忙取了一口大刀，跟隨的人送過馬來，王豪躍身跳馬，舉刀向王少甫頭上砍來。王少甫喝曰：「來得好快。」挺戟架過。王豪接上手一連四五下，其勢如狼虎一般，王少甫暗想：果然好氣力；二人戰上二十餘合，王豪越戰越有精神，看的俱說道：「可惜王少甫戰法稀奇，今番竟敗於王豪之手。」看看到三十餘合，王少甫料難抵擋，不如放出寶貝拿他為妙，遂撥馬頭，向演武廳邊便走，大叫曰：「年兄若敢過來，俺方服爾是英雄。」王豪聞言大喝曰：「爾不怕俺，怎不追趕，回馬就走？道俺怕你麼？」說罷，拍馬趕下。王少甫左手就在懷中取出紅十套索，祭起空中，回身大喝曰：「年兄請看，我的寶貝來了。」王豪聽得寶貝，吃了一驚，即便駐馬，擡頭一看，只見一道光，遮住兩眼，一聲響把王來綁下馬來。王少甫慌忙下馬，手一招，收回套索，雙手扶起了王聚，連連打拱謝罪道：「為著功名，不顧冒犯，望兄赦罪。」王豪羞得滿面通紅，答曰：「說嘛裡話來，爭奪功名，有了寶貝，自當放出。」言訖，向帝跪下。

帝令平身，即宣王少甫問曰：「爾方才所用何物擒捉王豪？恰有毫光一道。」王少甫奏曰：「此物名叫紅錦套索，乃神仙丹爐內煉就，出手即有毫光，能令百步擒拿。」成宗疑心問曰：「既是神仙的物件，爾從何處得來呢？」王少甫又奏曰：「臣與熊浩結拜兄弟，因三年前聞得皇甫元帥失陷番邦，乃被妖道的邪術所擒，臣等尋思他恃妖術，英雄無用武之地矣，將來必更加猖獗，定勞聖慮。於是入山訪道，幸遇異人傳授法術寶貝，即便下山，專心破滅妖道邪術，以立微功，而寬聖慮。臣同熊浩俱有法術寶貝，不止一件，可保必勝。」郡明堂連忙離座，向前曰：「恭喜陛下，難得王少甫雖是年少，如此忠心，訪道三年，定是天賜正法，可破邪術步且久蓄報國之心，可予重任。」成宗聞王少甫之言，先已歡喜，又聽得哪君玉褒獎，喜動顏開曰：「此皆卿巨眼識人，故得此忠赤傑士，眼見猖狂番寇指日冰消了。」又慰王豪曰：「爾氣力過人，亦堪重用。」王豪連稱不敢。帝令通榜考生九十六名一齊考了技勇，又令就在演武廳考試韜略，直到了日影斜西，方才完畢。帝著來早上殿，候定名次，然後駕退回宮。

鄺明堂回府，密對素華說明皇甫少華同熊浩學法之事：「此去征番，定獲全勝。」素華大喜。唯有尹上卿恐劉捷知風，不敢相認，暗自歡喜；次早成宗臨朝，宣九十六名進士上殿。內監欺出欽定黃榜張掛，王少甫中鼎甲狀元及第，熊浩武榜眼，赤英南武探花，王豪因欠韜略，取中二甲第一名進士；其餘九十六名，照名取中武進士。眾皆謝恩。帝傳旨曰：「新中眾武進士，本該遊街三日，因番寇猖獗，上年著山東巡撫備下大小戰船；可容六萬人馬。又召天下精壯水軍六萬人。今戰船已完備多時，朕已定於二月二十二日興兵，限期急迫，可免遊街。」賜王少甫盔甲全副，加封征東大元帥、滅寇大將軍，效賜上方寶劍；便宜行事；加封熊浩龍驤將軍，赤英南封虎奮將軍；熊為左先鋒，赤英南為右先鋒，王豪為護衛使，九十六名武進，俱掛部將，隨徵調用。眾各領旨。王少甫穿上御賜的盔甲，掛上帥印，簪花掛紅，賞了三杯御酒。熊浩、赤英南俱掛了左右鋒的印，簪花掛紅，各賞了三杯御酒。王豪亦簪花掛紅，賜三杯御酒。不須與，駕退回宮，文武散朝。

王少甫向眾將曰：「列位年兄，可同去參謁梁本相並鄺恩師。」眾皆稱是，來到右丞相府前下馬，投遞稟折，適遇梁與景夫人閒談。女婢報曰：「征東元帥王少甫率眾將參謁太師並鄺姑爺。」梁相曰：「此事與我無干，只喚明堂前去便是。」女婢切內報明，湊巧鄺明堂退朝，與素華說起二月二十二日興兵的事情。女婢報曰：「王元帥同眾將稟見，太師吩咐姑爺前去相會。」鄺明堂曰：「我即去相會。」素華曰：「待我少停偷看是皇甫郎否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